

守身執玉軒遺文

書巖牘稿

計有餘齋文稿

貞蕤稿略



王
子
良
王
子
良
王
子
良
王
子
良
王
子
良
王
子
良
王
子
良



貞

蕤

稿

略

朴齊家纂

中華書局

2557

叢書集成初編

守身執玉軒遺文（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貞蕤稿略序

嘉慶六年三月，余舉進士游都中，遇朝鮮國使臣朴修其檢書于珊瑚齋肆，一見如舊相識，雖語言不通，各操不律書之，輒相說以解。檢書通經博古，工詩文，又善書法，人有求則信筆立書所作以應。時余同年友嘉定錢君旣勤繼至，旣勤克承家學，著述甚夥。檢書偕同官柳君惠風亦閑覽多聞，卓然儒雅。四人者，賞奇析義，舐墨濡毫，頃刻盡數紙。余欲叩以逸周書之在子前兒，賺羊管子之文皮短服，說文解字之鮓鯈鱸鰤鮀鯉鯔鮚鱗鮪，遞數之不能終其物，且日已旰矣，遂散去。越數日，又相見，辱贈以東紙摺扇、野筮藥丸，余卽賦詩四章志謝。副以楹聯碑帖及拙著論語古訓，幾幾乎投縞獻紵之風焉。有頃，檢書手一編出示，曰《貞蕤集》，皆其舊作。首列對策，發明古學，貫通六藝羣書，讀之洋洋灑灑，如登高山，臨滄海，驟然莫測其崇深。蓋余從事于聲音文字訓詁，已歷多年，意有所會，輒疏記之。近年性漸忽忘，未敢自信，今閱檢書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覺興感交集。檢書自言所列策問，乃其先國王親製。國王好學，博聞，直接鄒魯淵原，不作漢唐後語，而恭儉禮下從善如流。夙知草茅之名，振拔于科舉常格之外而登進之，擢授要職。君臣之遇，古所罕覩。余嘆其何榮若此。蓋嘗三入京師，所交皆名公鉅儒，其天性樂慕中朝，好譚經濟，曾著北學議二卷，其它著作詩文尙多，此所存者才十之一，然其中攷證之作，酬唱之篇，雲

流泉涌綺合藻抒粲然具備同人亟爲校刻請余弁其端余固謝不敏適總州李墨菴中輸出使琉球方歸亦在坐欣然勸余爲之洪惟我國家文教誕敷東漸西被梯山杭海重譯來庭何止越裳西旅而朝鮮古稱君子之國檢書皇華載命周爰諮詢不愧九能之目將見斯編一出流布風行膾炙人口咸知崇實學尚風雅無間于絕域遐陬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若夫濱雲微雨二語遂詫爲東國解詩抑亦淺已海寧陳鑒敍

貞蕤稿略

六書策

朴齊家纂齊家字修其，一字貞蕤，朝鮮人官檢書三充國使。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蓋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書同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并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何說。而爾等可遡舉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音。不近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腓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爾等亦可言歟。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其制造之精義。可詳確歟。指事之視識。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事爲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其究解之妙旨。可極言歟。四象爲經。假借轉注爲緯。則同一六書。而或爲經。或爲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同一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或曰借象。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聲。注其義。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

有雙音碰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爲忠，古文爲質，籀文爲文，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書，固各有專義而不容通釋歟？秦漢之更用八體，今可悉數。甄豐之刊定六體，亦可歷舉歟。梵也，伽盧也，季頡也，竺典并稱之三人瑞華也。花草也，雲霞也，後來變化之三體，皆可指其得失歟。橫則如長舟之載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塞谷，何所取象歟？河洛開而圖書兆，嘉禾生而穗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宇，言語之體貌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論今，則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功用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蒼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爲程邈之隸書，爲西京之草書，爲藁書，爲楷書，爲懸針，爲飛白，皆名小學。至許叔重采史籀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朱夫子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別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惟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證今，以文字爲小學，異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好新歟？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予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蓋不無粗窺端倪者。今子大夫平居讀書，多識古文奇字者，而又當承命編釐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

予格致其悉意敷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書者與道俱生者也道無形體則書以眎之道無方所則書以導之道無言語則書以達之故世無離水之魚亦無離書之道矣其在天也則日星之昭明也寒暑之消長也雲霞之絢爛也其在地也則江河山岳之流峙也草木蟲魚之榮落變化也其在人也則身體毛髮屈伸偃仰之態衣服飲食動靜語默之象無非書也方其壹而未名蘊而將朕也必懶得之以爲書於是乎名其卦曰易名其書曰字世儒寡啓妄生分別見讀易者曰老師而敬之見學字者曰初學而小之殊不知書也易也合之則爲一離之則爲二彼卦中之一畫非書中之指事乎卦中之奇耦非書中之象形乎曰陰曰陽非會意乎有卦必有名非諧聲乎卦中之交易變易非子母相生假借轉注之發凡起例乎是知不明乎書者必其不通乎易者也善乎陶九成之言曰六書八卦之變也今我聖上學貫三才道冠百王觀人文而化成冒天下而不遺發策問道以六書爲先大矣哉真知爲治之要矣臣雖謫陋敢不以所聞於先哲者麗言以對乎臣伏讀聖策自書居至覽焉臣拜手稽首曰都嘗試論之書雖六藝之一而實則貫乎六藝蓋惟禮樂射御數五者各不相通而書能通之書雖小學之事而實則大人之道不外乎是夫惟語其小則偏傍點畫之微而語其至則造化之所由起精義之所由託也信乎其能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者矣是以聖王重之周官保氏之爲教也自八歲而爲始所以諷說於

摶衣之餘，講摩於隅坐之間者，無非此六書之旨。故時無不識字之人，朝無不通經之官。子夏之釋物，辨丁乎魚枕。秦醫之說疾，測蠡於蟲皿。委妥可通，見于姜鼎。岸近本一，證在周彝。徵之于昔，有由來矣。烏虖，聖遠言湮！六藝之教不行，六經之學不傳。五十二家之書，都來穿鑿。三百六十之體，更相棆蕪。帖括之儒，或習焉而不察。家塾之童，或少見而多怪。文字之寄於世也，縵縵焉不絕如綫矣。如欲挽回振作，資飾皇猷，煥然與三代同風，則不必高談性命之原，馳騁六合之外。卽此一書，學之復古，而治天下已。運之掌上矣。請因聖問而條陳之。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文與字之並稱，顧寧人以秦本紀瑯邪臺頌爲證。然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夏禹治水，得金簡玉字之書，則古亦有言字者矣。字之本訓乳也。乳者必有愛育之心，故爲愛爲育。乳者必孳生，故又爲文字之字。按周禮春官大宗伯內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滋益而名，故更曰字。此鄭用說文說，然字之於物也，猶名之於人也。雖謂之直通名字之字，亦可矣。結繩移而書契作者，雕龍之侈辭，別無精義。而獨體合體之子母八象六類之制造，夾漈之略，可接而致。今不必重煩筆墨，指事象形，會意諧聲，假借轉注，卽所謂書之六義。天下之字皆從此出者也。其說莫詳於許氏說文。然有蘊而未發者，有引而可伸者。許氏輒曰意兼聲，此但得二義，其實亦有一字兼數義者。其於合體曰諧聲，則獨體之聲從何而來？許氏蓋闕如也。原其得聲之故，卽古人天生之言語。故六義次序，雖事在形先，其聲則必事在形後。何則？指事者，形於字，而後節

其事而命之爲聲者也。象形者，先有其名，得字之後，因而稱之，不必別立一聲故也。其餘實難更僕。按部而求，亦自可尋。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經有限而緯不窮者，揚用修之說也。經中有緯，緯中有經，固不可畫一。而既以六書爲十分，而聲四、義三、事二、形一，則十分之內所謂經者，已盡據之矣。十分之經，未必是字字假借，字字轉注，則只見其經無減，而緯有限，楊說窮矣。六書之中，假借轉注，最多歧論。以假借論之，則程端禮曰：借聲張謙中曰：因聲借義。易疏曰：借義不借音。一言而蔽之曰：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有古有其義而今不可臆度者，有本無其義而偶與之合者。諸家之論，謂之皆通可也。謂之皆偏可也。雖使倉頡自來，亦必唯唯否否。昧茲聚訟矣。以轉注論之，則程端禮曰：轉聲。張謙中曰：轉聲借義。趙古則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義。有三轉四轉八九轉者，有轉同聲，有轉旁聲，有雙音僅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至以考老之同意相受，駁許慎以下諸儒，亦一言而蔽之曰：莫善於近世戴東原之說。其言曰：說文考注曰：老也。老注曰：考也。轉注者，互訓也。然則同意相受之旨了然矣。諸公有知，得無霍然汗下八卦也。古文也，籀文也，分屬忠質文，而以小篆爲霸者，包蒙之論也。由今觀之，當日之所謂霸者，邈然若尙忠之世，作此論者，亦狃世之意乎？從象形而曰文，從滋益而曰字，從著於竹帛者而曰書，此三者，雖曰各有專義，以其爲用相近也，故古今文筆隨時混用，知者自知，誠無待於訓詁矣。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摹印，曰蟲書，曰署書，曰殳書，曰隸

書者秦之八體也。曰古文。曰奇字。曰篆書。曰隸書。曰繆篆。曰蟲書者。甄豐之六體也。其實相沿而遞滅者也。印度之右行。西域之左行。中國之下行。兄弟三人。主文三方。异矣哉。落英茂木之象。花草雲霞之變。蕭帝之風流。山翁之悟解。可念也。小渚之長舟。寒谷之春筍。乃書訣中千里陣雲。萬歲枯藤之類。非六義之攸關。說文中並無此語。今不索言。馬負呈祥。龜孕效靈。河洛之辭徵於易傳。芋頭之山一本九穗。神農之應載在緯書。皇矣哉。人文之肇闢也。大抵文字者。天地之精粹。生民之耳目也。原夫書契之未立也。雖有至明。不能察萬里之心。雖有至聰。不能聽萬世之語。雖有至辨。不能名萬物之蹟。於是乎制而象之。區以別之。或牘焉而漆。或楮焉而墨。狀範毫端。呈形字表。以之而郵。則萬里之顏在眼。以之而叩。則萬世之響在耳。以之而呼。則萬物之數可坐而致矣。文字之功用。若是其妙。且神乎。自是厥後。學者日趨簡捷。自古文而籀籀。而秦篆之道。凡三變。自篆而隸。隸而楷。楷而草書。之道。凡四變。而懸針飛白。許多名目。又紛然旁出。則所謂秦篆之不可復行。殆有甚於秦時之視古文。六書之義。幾乎熄矣。又況自晉以降。習書之家。以二王之姿媚爲尸祝。自宋以來。讀字說者。以荆公之執拗爲口實。一日之春。千里之草。三刀之州。八人之火。信之甚牢。七音之責。八音之敦。九音之齊。十音之辟。解者無人。增竹於匪而象離。加食爲餼。而旨衍。書登梵策。口必加旁。字入道書。兩常建首。俗學纏糾。不可救解。兼之以詞章八股之習。束之以功令。驅之以爵祿。則古學之弁髦。尙何言哉。嗟乎。古書之存者。於今亦罕矣。漢

藝文志小學十家，倉頡篇見考工記者，惟匏蕷柯柵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者，惟黃潤纖美宜制禪鐘磬
竽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惟戶扈鄴三字，則非但班志所云閭里書師斷六十字爲一章
者，已無面目而相如揚雄之蹟亦泯滅無傳矣。天幸斯文未墜，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字母五百四十
部爲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綱領者，宛然俱在。李陽冰之字原，徐鉉之韻譜皆許氏之功臣，而他如史
游之急就篇，郭忠恕之佩觿汗簡，賈昌朝之羣經音辨，李文仲之字鑑，張謙中之復古篇，近代顧氏之
音學五書，邵氏之古今韻略，皆足以羽翼斯道，馳名藝苑，爲醫俗之針砭。復古之津梁，六書之興，實在
斯歟！臣又嘗見世宗朝成均館所藏經書板本，則偏傍必詳，點畫無訛，其時書學之明，可以推知。而大
聖人制作之心法，亦足仰揣於萬一矣。誠願殿下以此本重加校梓，與中國石經並列，而以說文以下
數子之書立之學官，增置博士弟子，如漢時未央前殿故事，回雕蟲之末技，返儒雅之淳風，眞書如立，
行書如行，而汲冢之簡，岣嶁之碑，獵鼓之碣，碧落之文，可得而通矣。陽文爲款，陰文爲識，而仲丙公乙
兄丁伯申之鼎，乙父癸婦庚母辛之卣，蒲萄馬鬃之鏡，荇葉螭紋之鍾，可得而考矣。其繼往開來，紹
前烈而詒後謀者，將與天壤共垂。臣向所陳復古之請，良以是也。夫以朱子之集大成於羣賢，於其撰
小學之書也，以曲禮內則，弟子職等篇爲之支流，而本之以灑掃應對執事居敬之說，未嘗一及於三
蒼爾雅之訓者，豈真不講於六藝之旨而然歟？蓋有所急者存焉，亦猶程子之說，易略象數而宗義理。

以救王弼以後老莊之弊云爾。此聖賢隨時扶世之苦心也。夫義理之小學，名物之小學，漢儒已並言之。西河毛氏亦以六經共爲六藝，後儒之往往侵凌以小學把作己物，固不滿一笑。而至于今日，則朱子之說，又如日中天，而名物訓詁之學微矣。正宜表章漢儒舊說，與大全集註並行不諍。豈非朱子之本意？小學之急務乎？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之要，又莫先於文字。聖學之高明，固已洞見於書道之原矣。臣何敢更贊一辭？而臣等既承御定韻書校正之命，請以韻之一義仰復焉。夫字必有義，亦必有音。書之通乎經，亦猶韻之通於樂也。字義修而經術正，韻學明而古樂興。惟殿下懋哉懋哉！臣謹對。

雅亭集序

世之篤論者稱李林官品識第一，篤行第二，博聞彌記第三，而文章特第四耳。乃於第四之中，人之不知者過半，則矧敢悉其所謂一二三者哉？雖然，方林官之未知名也，泊然窮居，手一編若將終身者，而一朝館閣交薦之朝廷，至設官而處之，號曰檢書上嘗稱其文有山林氣，及其沒而命徵其藁，給內帑錢爲剞劂費，何其盛也。昔漢武求相如之書，宋高序東坡之集，方之于茲，未足多焉。於是乎懋官之平生定矣。嗟乎，余與懋官周旋三十年，所其行藏本末，大略相似。世或有王前盧後之目，其實師之云乎？豈敢友之云乎哉？獨於談藝一事，犧然相合。若執符契而調琴瑟，物無得而間焉。每舉王元美祭李于鱗云：惟子與我，開闢所稀之語，以相擬似。今其集中論次交遊宴集登覽聚散月日，歷歷俱在，而斯人之墓草宿矣。爲之

俯仰太息而不能已焉。蓋嘗讀之文有詞人之文，有儒者之文，華實之謂也。懋官雅不欲以制人自命，亦不欲以儒者高自標榜。故其學多自附於鄭漁仲、馬貴與之間，爲文章無捭闔之態，矜持之容，期於凡俗而已。其微意以爲有過此者，存焉耳。原其著述，劄記語類，則白虎之通論，中疊之別錄也。小學名物，則諸就之功臣，坤雅之後勁也。其考古證今，則亭林秀水之一流人也。尤善尺牘題評，小而隻字單辭，大而聯篇累紙，零零瑣瑣，纏纏霏霏，可驚可愛，縱橫百出。殆欲兼李君實、陳仲醇、翟、而掩其長者矣。人見其尺牘題評，而曰懋官非古文，此尤世說以不學史漢列傳者也。見劄記名物，而曰懋官非古文，此責注疏之異於八家文抄者也。懋官最不喜爲詩，所選不滿一卷。然其意匠峭崛，格律精嚴，毋庸同母武斷，以不襲不叛爲歸趣。蓋其蓄之深，故使事密採之博，故下字繁。人訾其密，則曰沓拖；怪其繁，則曰僻澀。此又以陶柳王韋之五言律杜韓黃蘇之長篇者矣。中朝人嘗稱懋官之詩曰：「力掃凡蹊，別開異逕。」晚宋晚明之間，常據一席。夫懋官之爲林官，政在於爲宋爲明，而世之人乃以其爲宋爲明者，而譏林官，則其不失懋官者幾希矣。嗟乎！使懋官衣食粗足，給五六弟子筆札之需，而稍閒其身，從其所好，則其著書必不止此。而天又不假以年，使不昌其業，悲夫！雖然，其學問之所透，識見之所到，竟亦非鴨水以東人物，此其所以受特達之知於聖人者。與懋官嘗應旨撰進城市全圖百韻，御筆題其券曰：「雅仍以名其亭，并錄之爲雅亭集序。丙辰孟夏，貞蕤居士朴齊家撰。」

比屋希音頌并引

臣於去年十一月初十日伏奉儒臣李東稷疏批一通頒下者天章爛然宸評鄭重臣以下邑小吏蒙此異數且惶且感措躬無地又於本年正月初三日伏奉內閣關文依諸文臣自訟詩文之例特命臣撰進詩筆者惟我聖上以文風之不古屢發中朝之嘆而如臣斗筲之才亦垂葑菲之採循循善誘示我周行有若引而進之可與有爲者然臣雖頑愚寧不策勵自奮圖惟厥終乎臣於弱冠微有志尚與一二朋友倡古文於寂寥之濱其鄰之夫未嘗過而問焉及其虛名誤擢白衣登朝則又以寫書校書爲職亦未嘗聞其有能言之目也忽於近歲猥受特眷或專編書之任或廁應制之班往往與藝苑諸臣後先標名則儼然據當世文人之一席矣臣固萬萬不敢當而若其所自幸則有之彼七十子之徒得聖人而師之終身學之不厭臣以薄技躬逢盛際十餘年來不失門路者校正御製之力居多至於批旨中歷舉臣名於著作之列而有曰登壇執耳復明夫道統之權者予以爲己任是則以臣爲足備數於王會之遠夷庭實虔奉正供者乎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郁郁乎文者豈詞章之文乎哉臣觀數十年來號爲能文者皆功令之雄耳並與詞章而未之聞焉臣以畏約之深不敢冒言指斥而若其力排流俗皭然不

淳者臣之所自負而亦歛衽手以事君者也臣嘗語人曰今之學者亦何事乎韓柳歐蘇之文卽日取邸報中絲綸伏而讀之可也臣之所鑽仰而從事者如此雖不敢竊附於奔走疏附之末而亦自謂不畔於道矣世之悠悠之談或有訾謗臣父爲明世之習者此不過從時代起見耳夫詞人之文有時代志士之文無時代臣固不敢以詞人自命而乃若其志則有之經之爲十三緯之爲廿三錯綜擬議元元本本務歸實用者臣之所願學也雖未能至心嚮往之矣至於區別體裁宗盛唐而補八家自以爲能者實有所未遑焉過此以往勦說織人之詞篤信戲子之木此又臣之所大恥也夫今之人實無有見臣半藁者何從而議臣豈以向者一二應制之作爲不合歟此皆乙覽之所經而寶墨昭回重於九鼎大呂者也然則以此而論臣不幾近於魯薄酒而邯鄲闇者歟臣謹按前日批旨若曰臣等慕千里不同之俗鮮有超然聳拔非渠罪也者聖人推恕之論也今日筵教若曰可無訟愆之詞者春秋責備之旨也有以哉聖人之言引而不發有若曲爲臣解者臣方銜恩佩榮罔敢失墮而伏讀閣關敷衍之辭曰改過自新夫過有三焉學之未至固臣之過也性之不同非臣之過也譬之飲食以位而言則黍稷居先羹胾居後以味而言則資鹹於鹽取酸於梅進芥之辣擡茗之苦今以不鹹不酸不辣不苦罪其鹽梅芥茗則固矣必若責其爲鹽爲梅爲芥與茗者曰爾曷不類黍稷而謂羹胾者曰爾曷不居前云爾則所冒者失實而天下之味廢矣故楂梨橘柚之包蘋蘩蕰藻之羞齒革羽毛之俎莫不適用者期於口也故曰善無常師批旨所謂